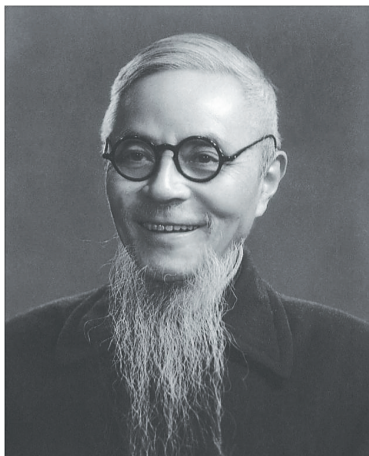


闲话文人 姚秦川

## 丰子恺道歉



丰子恺先生。资料图

近日,读了《还原先生风采》一书后,对丰子恺先生又多了一层认知。

23岁那年,丰子恺应恩师夏丏尊之邀,前往浙江春晖中学教书,教授绘画、音乐和英文课。有一天,他在给学生教授绘画课时,为了让学生熟悉和掌握绘画技巧,他自己先在纸上画了几个家庭妇女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唠家常的画作。整个画面线条流畅,画风朴实,简洁自然,看上去非常有感染力。画完后,丰子恺将画作挂在黑板上,让学生模仿自己的作品作画。

此时,一位女学生突然站起来,对丰子恺说道:“老师,我觉得您画的这幅画作有一处明显的漏洞。”女学生的话音刚落,立即引来全班一片哗然。要知道,老师可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他怎么可能创作出一幅有漏洞的作品?女学生竟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质疑自己的老师,胆子是不是也太大了?很快,全班同学都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丰子恺,想看看老师如何应对这个尴尬的场面。

丰子恺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并没有因为女学生的突然“发难”而慌乱,更没有因为女学生质疑而心生不快,丰子恺依旧面带微笑,请那位女学生说出漏洞在什么地方,自己好加以改正。女学生认真地回答:“我自小在农村长大,画面上的场景经常见到。按照常识,既然妇女们在做针线活,那么理所当然的,她们的身边就应该放着针线筐,这是做针线活必不可少的家什。可是在老师您的画面上,却看不到一个针线筐的影子,这显然不符合生活中的常理。”

听了女学生的一番解释后,丰子恺先是一怔,随后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确实确实,自己当时在创作这幅画作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画作中存在如此大的漏洞,实属不该,这位女学生给自己上了很生动的一课。

想到这里,丰子恺很坦诚地对全班同学说:“这位女同学给出的意见非常好,我要感谢她的细心观察。老师在创作时确实考虑得不够周全,请大家原谅。以后,若是发现老师在课堂上有讲得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都能像这位女同学一样,大胆地提出来,我一定诚恳地接受。”说完,丰子恺面对全班同学深深地鞠了一躬。看到老师如此诚恳地道歉,全班同学都为丰子恺的坦诚和大度所折服,大家也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图]

佳节词话 包光潜

## 端午花

说起端午花,多数人自然而然地想起端午锦,俗称一丈红,学名叫蜀葵。

我曾写过《母亲的蜀葵》:“母亲屋前有蓬蜀葵,每逢阳春三月安然初绽,端午明亮艳丽,一直开到秋天,仍然红艳艳的,如火如荼。每每站在它的面前,便显得自己矮小。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便问母亲。母亲说出的名称,当然是俗名,叫一丈红。我就笑,这名字真好!数量词用得妙极了,不仅说明蜀葵之高,而且还表明它的花期之长。”

事实上,端午时节的草本花儿比较多,特别是母亲的院子里,端午花不仅多,而且艳。高大挺拔的蜀葵粉嘟嘟的,红艳艳的,欲将乡村所有的草本花儿比下去——她才是大姐大。端庄秀丽,不逊于国色天香。人来人往,谁不侧目而视——啧啧,这花真漂亮;哎呀呀,这花怎么开得这么大气……听了这些话,不仅母亲很爱用,脸上添了光彩,就连一丈红也通了人性,无风也会摇曳几下,洋洋自得。

好多年里,母亲的院子始终被一丈红高高在上地霸占着。虽然院子里也有一些其他的花儿,但人们的眼睛总是朝上看的,往往忽略了低处的花朵,让一丈红出尽了风头。

前些时候,有人知道母亲喜欢花,而且越来越喜欢大花朵,便给她老人家送来了大理花——其实叫大丽花,麒麟版的土音重,“理”“理”难分。

大丽花一到了麒麟版,一丈红似乎被冷落了。因为大丽花的盘儿硕大,色泽艳丽,如同大脸庞的丰腴少妇,自带大唐气象,特别耐看。后来,我查阅了资料,知道大丽花是舶来品,原生于墨西哥热带高原,后来因人喜欢便遍布世界各地了。由此可见,大丽花是多么令人喜爱。它虽是菊科植物,却盛开在春夏之际,少了菊花的阴寒之气。

去年端午时节,我回乡小住。我对母亲的喜新厌旧与见异思迁,非常不满,而且把我的不满挂在脸上了——这跟嫌弃爱富有什么两样?

切!母亲不以为意。

但凡讲道理的事情,她都不以为意。她是那种很自负的乡村老太太,总是拿出自己的过往经验给别人说教。不过呢,我跟她讲道理,有时候她还能听进去几句——听进去几句就行了。哪怕一句,也可能产生显著效果。这不,她把那些已然冷落一边的小花小草们,又搬到醒目的位置上,甚至架得高高的。

譬如扔到墙角的紫露花和美女樱,她又将它们拎到了稻床的路牙上,还用几块水泥砖支撑着,稳稳当当的,只待花开。

今年端午即将来临,我又回到了麒麟版。原以为紫露花淡雅好看,十分耐看,可一看到美女樱,不得不说,她太吸引我的眼球了——艳丽至极,夺目不让。



蜀葵。资料图

正与美女樱打情骂俏时,吹来一阵小南风,隐隐地闻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淡淡的清香。嗅觉寻风,便与亭亭玉立的野百合不期而遇。

母亲说,这是百合花。

我说,知道。

是的,小时候没少见过它,也没少挖掘野百合的茎块。弃理从文后,我还写过《野百合》:“野百合也有春天,在寂寞的山谷眺望/……野百合的夏天,在母亲的菜园/它们踮起脚尖——敞开紫衣,洁白无瑕。”[图]

市井烟火 冯勇

## 杨老表



元代画作《陆羽烹茶图》。资料图

杨老表是哈尼族汉子,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我跟杨老表也只是仅仅见过一面。2020年去云南西双版纳布朗山,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杨老表。杨老表家在勐海县布朗山乡的卫东村,又称“后班章”,是从班章寨里分出来的村子。我们在杨老表那里买了点普洱散茶,赶上吃饭时间,中午就在他家简陋的小棚子里吃了口洋芋饭。饭很香,焦黄的土豆,还掺着丝丝柴火味。棚子旁边的院里,布满着竹条编的大簸箕,上面平摊着采摘下来的茶叶,在晒着太阳,这是普洱茶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晒青。下午,老表带着我们去不远处挨着的班章寨表弟家买茶。“班章”名声在外,价格比老表家的茶贵多了,想想囊中羞涩,也只能少买了点尝鲜。

刚挑完茶,山里天气突变,大雨滂沱,看来是天留客。索性不走了,围着熊熊燃烧的炉火,大碗喝着包谷酒,大口吃肉,开心极了,我和杨老表在一起唠着聊着,仿佛是两个认识了多年的朋友!最后,喝醉了,晚上就住在了老表的表弟家。

杨老表家的茶性价比,汤色亮,茶气足,朋友们喝完都觉得不错。后二年,春茶、夏茶下来,我陆续和朋友们一起在杨老表那里买了些普洱生茶。这两年,因家里存茶多,且每年都有朋友赠茶与我,喝不完,就没再找杨老表买茶了。去年,春茶下来,老表给我寄了些新茶,开心地告诉我,他家盖新房了,看了崭新的瓦蓝屋顶的新房照片,我真为他高兴!我转了个红包过去,向他表示祝贺。春节前,我人还在海南,杨老表居然给我上海家中寄了两瓶包谷酒,他一定记得我当时在他表弟家畅饮包谷酒、开怀大笑的样子。其实,我没跟他讲,包谷酒挺辣且涩,我并不习惯,当时喝的,不过是快乐的心情罢了。

昨晚,收到杨老表的微信,他从缅甸刚回来,又给我寄了点今年新茶,且抱歉说寄晚了。我很感动!但内心也有点惭愧,因为,年初我答应过他,春茶下来去看看他的新房,后面因事耽搁了没能成行。

人和人的交往,讲的是缘分,和文化、教育、职业、贫富无关。我很珍惜这段友谊,这段文字,我会去云南时当面打开微信让老表看看。

杨老表,一个皮肤黝黑、瘦小但非常真诚、可爱的哈尼族、阿卡人。今年我怎么也要抽时间去西双版纳和他喝顿酒。[图]

文化评弹 李枕威

## 觉醒的亲情

海南青年作家陈吉楚的中篇小说《重阳佳节》近期发表于《广州文艺》2024年第三期,小说以家族为背景,讲述着改革开放初期以来,沿海小镇潮溪镇许家村村民许北炬和儿子两代人从事内衣生产的奋斗历程。

小说情节起伏转折,环环相扣,紧凑性和连贯性较强,揭示了在改革开放后,广东沿海地区家庭手工作坊发展的历史脉络。作者对于细节的描绘和处理到位,淡化了小说的时代背景,却始终紧紧抓住了时代背景,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现场感和厚重的历史感。

虽然小说主要讲述许北炬和其长子许南辉、三儿子许南煌两代人的奋斗历程,弱化了小说中另外一个人物陈吉尔的作用,陈吉尔自始至终都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但他似乎是以作者的视角,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洞悉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时代的变迁和一场大火葬送了许北炬的生命,改变了许家人的命运,从此许南辉、许南煌兄弟反目,不相往来,但陈吉尔的出现,助推着故事向前发展,协助许南辉利用电商平台,重新发展了内衣产业事业,实现了昔日许北炬在世时把生意做到广州高第街的美好愿景,还撮合了大舅许南辉、三舅许南煌兄弟俩摒弃前嫌。

《重阳佳节》是一篇现实题材小说,小说中作者化身陈吉尔的视角,以云端视角、全知视角展开叙事,他虽然没有太多地投入内衣事业生产经营中,但他始终扮演着一个“推动者”的角色。作者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叙述相对自由灵活,对人物的出现和事件的发展具有全局性掌握。

在该小说中,陈吉尔并不是主要人物,但小说中的主线以他来推动发展,他似乎可以洞悉所有人物的隐秘,掌握小说中每个人的行动乃至微妙心理变化,就像是手里握着风筝线的那个人,控制着风筝的飞翔,或是一个阅卷者,掌握着每一个人的分数,让读者反观许北炬和其儿子两代人的觉醒。

许北炬的觉醒,是时代赋予的,他致富后,帮助了村里需要帮助的人,这种觉醒是善良的觉醒;许南辉的觉醒是父亲许北炬生前赋予的;而许北炬的觉醒是亲情赋予的。整篇小说自始至终都在叙述着亲情是最稳固的关系,这是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极具审美意识。

许北炬死后,其子许南辉挑起家族的重担,主动缓和与弟弟许南煌的关系,但妻子对火灾后许南煌逃离的事情耿耿于怀,最终在外甥陈吉尔的牵头下,兄弟俩摒弃前嫌。该小说以艺术真实反映现实的生活,以一种血浓于水的伦理态度去揭示和评判现实生活,表达了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家庭变迁的价值判断,直击读者心灵。这是小说中对善的执着追求,并以富有审美意识的情感,诉诸人们的心灵。[图]